

一个跳高教练的生涯

作者：杨文永

(上接本报2020年1月24日第B4版)

十六、分道扬镳

五、惨遭淘汰

1996年6月中旬，Kareem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参加美国田径锦标赛(即田径选拔赛)。此时他已从Rice毕业，并与Nike运动服装公司签了约，由Nike公司出钱资助他当了专职选手。他不仅买了车，还在Rice附近买了一套公寓。由于收入颇为丰厚，因此他不需要另外找工作。他的任务是专心训练，然后由Tony帮他安排比赛。按比赛的等级、比赛的成绩以及所得的名次，Kareem获取合约上所规定的奖金。具体奖金数额我不清楚，我只负责他每天的训练工作。

这次比赛，他报名参加两项比赛：100米赛跑及跳远。100米他虽提高了自己的成绩达9.96秒，但名次却是最后几名，被淘汰出局。

6月17日是跳远及格赛。自从1994年下半年与Reebok签了合约之后，由于参赛的场次太多，Kareem的髌关节出现劳损，所以到96年他的状况远不及94、95年那么锋芒。及格赛他第一跳犯规；第二跳，8.16米，以第四名进入选拔赛。6月19日举行选拔赛。由于左髌有酸感、发不出力，预赛只跳出7.91米，仅得第十名，无缘决赛。

虽然Kareem没资格参加奥运会，但Tony还是为他安排很多场在欧洲举办的比赛，其中100m所占的比例相对比过去多。从6月25日到9月15日这11周，Kareem共参加了12场比赛，其中有四场是100米赛跑，成绩一般在10.30秒左右；跳远有八场，是在左髌关节有反应的情况下去参赛，最好成绩是8.24米，其他的都在8米左右，最差的一次仅跳7.83米。比赛多但成绩差，他的名气也远不及1994年及1995年那么响亮，我估计他的身价也下跌了不少。他于1995年6月份毕业之后虽还在我手下训练，但我们师徒之间的情谊远不及过去那么亲密无间。过去他会跟我讲他和女朋友交往的故事，有时也会把女朋友带来我家吃饭，并征求我对他女朋友的看法——我们师徒亲如一家人，这么深厚的情谊竟被金钱的诱惑破坏了。当年记者问Mike Powell：在当今世界上你最看好哪一位年轻跳远运动员时，他点了几个，其中就有Kareem，那时Kareem年仅21岁。这样一位朝气蓬勃、很有潜力的跳远新秀过早地把自己当成商品给卖了。我不反对高级运动员成为专职选手，因为竞技体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出高水平的选手来参加比赛，也只有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能不断地提高运动水平。但对Kareem而言，他还太年轻，虽然已达一定的运动水平，但基础仍然不够扎实。尤其，刚从业余选手转入专职选手，应该有一个适应期，逐步地过渡。显然他太急地投入商业市场，结果过早地夭折了。我至今仍为他不能达到更高水平而惋惜不已。

六、分道扬镳

1996年10月3日的上午，在田径运动场的看台

上，Kareem找我谈话。对这次的谈话我等了很久，自从他首次告诉我Reebok运动服装公司找他签约，到后来产生的一系列的分歧，我就知道有一天他会离我而去。所以当他提出要投奔德州大学改练短跑时，我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参加短跑比赛拿到的奖金是所有田径比赛项目中最高的。他100米短跑成绩9.96秒，虽然不算太好，但凑热闹拿到后几名还是可以的。短跑比赛时体力的消耗比跳远略大一点，但不用担心步点跑不准，对他而言思想压力会小一点。另外髌关节的反应，跑步比起跳要小很多。既然他决定要改项目、换教练，我没有理由反对。他毕业了，与Rice签的合约也已到期。我尊重他的选择。临走前我对他提出：一旦髌关节的反应消失，他应该继续练跳远，因为他是一位难得的跳远人才——不仅有好的水平速度，而且具有良好的起跳爆发力，还有提高的空间，就这么放弃了，实在太可惜！

最后我祝他好运，说完后我们拥抱告别！

十七、破格转正

一) 突发事件

1996年春季某一天的下午，送好外卖后我赶去Rice运动场准备上训练课，却被告知有重要会议，要开完会才能开始训练。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，开会的地点竟然在男子更衣室。我一头雾水地进了男子更衣室，只见里面挤满了运动员。会议的主持人(召集人)是Chris Caldwell，他主攻800米及1500米，是Straub教练组内最拔尖的运动员。一开始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叫我去参加会议，后来总算听明白了，原来中长跑的运动员们要弹劾他们的教练——Straub总教练。他们罗列的理由如下：

1) 没有详细明确的训练计划

从1996年年初开始，Straub教练就很少为组内的训练制定计划，经常临场随意安排，所以训练杂乱无章，没有明确的目标，致使组内运动员的成绩下降。

2) 缺席训练课

中长跑运动员一天进行两次训练，早上和下午。早上一般进行耐力训练，即在路边或公园附近(Herman Park)进行长时间的越野跑。虽然是运动员自己长时间跑，但教练员也需要现场指挥，严格控制训练的时间、距离和速度。而Straub教练却经常缺席。

下午的训练在田径场内进行，目的是提高速度和耐力。这时应根据项目、个人能力，甚至季节，安排不同段落、次数及专项速度的训练，而且各个段落之间休息的时间也非常有讲究。这个时候教练不仅要事先进行详细安排，而且在训练过程中要对各阶段进度严格控制和把关。Straub教练不仅没有认真制订训练计划，而且连正常的训练课也经常缺席。

3) 参加比赛不积极

每年秋季开学不久(约10月中旬)各大学的越野赛跑(Cross Country)就开始比赛了，比赛持续数星期。但从1996年开始，Straub教练就不像过去那么积极



▲在足球比赛中间休息时与观众见面，左一：Coach Straub；左二：Coach Davidson；左三：本人；右二：运动系办事人员；右一：Ronald Robertson

组织大家去参赛了，甚至很重要的比赛他也会缺席。

大家列举的事实让我大吃一惊，简直不敢相信我一向器重的总教练，竟然工作上变得如此不负责任。一年前他还意气风发、干劲十足，带领大家去争夺SWC室内田径锦标赛，仅隔一年竟然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，这真叫人难以相信。我急忙问坐在我身旁的队医，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队医悄悄告诉我，Straub教练去年交上了女朋友，然后坠入热恋中。听后我突然想起来，不久前的一个周末，田径队要出城比赛，我因为餐馆忙请不出假，所以只能第二天上午独自乘飞机赶去比赛地点。Straub教练怕我找不到住宿地，于是叫他的女朋友与我同行。那是一位约三十五岁左右的中年女子，一路上她很热心地照顾我，所以我对她还有点印象。看来我们的总教练对她爱慕至极，不能自拔。

会议结束后中长跑组的运动员要大家签字表示支持该请愿。Straub教练待我一直很好，我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呢？于是我推托说：“我不是Rice的正式员工，无权签字。”说罢我就趁机溜走了。

弹劾的请愿报告最后还是递送到了运动系，先由运动系主任批，然后才转送到校长办公室。不久校方批准了这份弹劾的请愿报告。于是，Straub教练就这么被罢免了。离别前他似乎一点都不惋惜丢失总教练的职位。我猜想他大概有了更好的去处，所以才敢做出那么多出格的事情。对他的离去，我感到很遗憾，毕竟他一直很器重我，也很照顾我。然而，人各有其志，也许他对总教练的工作已经产生了厌倦之心，或者找到了更适合他的工作。不管如何，我都由衷地祝他好运。

这件事让我亲自经历了美国的民主，如果教练不好好干，不称职，引起基层民众的不满，那么再大的官，哪怕是总统，也可能被弹劾赶下台。我还没正式进队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，这无疑向我敲起了警钟——进队之后，务必要戒骄戒躁，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。

——待续——

(版权文章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)